

日本动漫《银魂》中，攘夷志士桂小太郎因为姓氏“桂”在日语中和“假发”的发音相似，常被人误叫为“假发”，每到这时，他总要想像林嫂一样不厌其烦地纠正，“不是假发，是桂！”每当有人问我，“你古筝学得怎么样了？”“哇，你会弹古筝啊！”之类云云，我也总要想像林嫂般不厌其烦地解释，“不是古筝，是古琴！”现在回想起来，自我学琴两年以来，但凡别人看到我弹琴，若不加说明，都要说弹的是“古筝”。即便听过我的解释，也有一半的人要问，“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区别？”

幽默达人苏轼在《杂书琴事》里讲了个笑话，说尚书郎张先喜欢跟人开玩笑，有次在杭州见到一个妓女弹琴，忽然拍手笑道：“奇怪啊，这个琴才多久不见，怎么就突然变得如此瘦瘦了？”这段子若放到现在，让郭德纲去讲，定然引得满堂捧腹。不过，琴与筝的区别，可不仅是黑、瘦二字而已。若我同时将古琴与古筝两样物件摆在你面前，再让你说出“古琴大约就是古筝”的话，你就要跳起来骂我在污蔑你的智商了。

首先，体格的大小是琴与筝的最明显差异。现在的古筝一般长约163厘米，宽约34厘米，而古琴一般长约120厘米，宽只有约20厘米，所以要“瘦”上许多。其次，筝最常见的样式是二十一根弦，而古琴只有七根弦。这也同时表示，古筝是定音乐器，一弦一音，古琴则非定音乐器，同一根弦上，依靠双手的配合，可弹出无数个音。

筝上是有“柱”的，可通过柱的移动来调整弦的微量音高。唐代李端有首著名的《听筝》云，“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金粟柱”指的就是华美的筝柱，而“周郎”指的是三国时的周瑜，据说他精通音乐，“曲有误，周郎顾。”这个弹琴的女子，想来颇有心机。

我从小喜欢书，几十年来，不可一日无此君。我从事的是编辑工作，天天跟书打交道，还嫌不够，老改不了倾囊买书的癖性。成家后有了妻小，大丈夫总得有家庭责任感，便将工资、奖金用来养家糊口，稿费则自己购书娱目。渐渐地，家中书满为患。只怪我“不自量力”——一家八口，四代同堂，挤在一个石库门的底层，能有多大空间留给我藏书？结婚时，我请来木匠，做了一只特大的书橱，一下子便塞满了。我只能让书到处“钻空子”：橱顶上“搭阁楼”，床底下放纸箱，甚至五斗橱里属于我的那只抽屉，书也和衣服抢占着地盘。

我的藏书乐

罗伟国

对于读书人来说，最大的诱惑莫过于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但当时我的生活空间实在太挤，每到傍晚，下班的、放学的都回了家，别说读书做学问，就是看张报纸也心绪不宁。我虽有耐心，有时在磕碰喧闹声中，免不了会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妻子有时 would 会笑我：“你怕烦吗？那就别该结婚！你不是研究佛教、喜欢清静吗？”那就去当和尚好啦，僧房宽敞宁静，还没有家务干扰……”也许我“六根未净”、“尘缘未了”，即使俗世再嘈杂、居室再窄小、心境再烦躁，但绝不想脱离红尘、遁入空门。因为我爱书，也爱这个家，所以我常常做同一个梦：有了新房，有了书房。

我在出版部门工作多年，也算有个“一官半职”的人，还有编审这一高级职称，但居住条件长期未能改善。在那段岁月，心中常常会泛起一阵酸楚。唯一使我宽慰的是，陋室中竟然也熬出了成果：写了上万首诗，出了几十种书，以及载之于报刊的近两千万篇文章。

后来单位分给我一套两居室的新房，使我终于梦想成真。美中不足的是，书房没有独立，还兼做客厅和餐厅。然而，我毕竟有了一张书桌、一排书橱，藏书、读书及创作的环境大大改善了。于是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光顾书店，把自己喜欢的作品，一捆捆地背回家。

14年前，我买了一套商品房，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房。这书房有25个平方，既有整排书橱，又留下大块墙面悬挂名人字画。书房的阳台被我辟作健身房，读书、写作累了，就可在这里或锻炼、或喝茶，以放松身心。现在书房里的书又堆不下了，我已经捐赠社区、学校上万册藏书。



夜光杯

琴上是有“徽”的，也就是琴面上的小白点，一共有十三个，又称为“十三徽”。十三徽就像乐音的标尺，用来标记音高的具体位置。李商隐《寄蜀客》诗云“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金徽却是无情物，不许文君忆故夫。”这琴上的“金徽”与筝上的“金粟柱”正是一个道理，可以借此显示乐器的高贵。

尽管古时琴为雅乐之首，时至今日，最流行的反而是筝。这也是许多人误把古琴作古筝的原因，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只有“筝”这一种传统拨弦乐器，谁还去在意它到底有多大，有多少根弦！筝的演奏效果的确比琴好一些，它的声音较为洪亮清脆，且因为没有走音、吟猱的缘故，比古琴更容易欣赏，也更加简单易学。这就像昆曲、京剧不如越剧、黄梅戏来得流行。筝不需要去品味其中的味道，单听其旋律便好了，而古琴常常是讲不出旋律的，叫人听得“不明白”。

正所谓“诗向会人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有时不得不承认，琴是有些“挑耳朵”的，不如筝来得平易近人。而且，由于筝是定音乐器，很容易融入以西方乐器为主的现代乐曲中。常在网上看到有人用古筝翻奏当红电视剧的主题曲，都惟妙惟肖，甚至还有人弹出神曲《忐忑》、《最炫民族风》。相反，古琴往住要靠走音成调，对现在快节奏的乐曲表现能力就差得多。

每种乐器都有自己的独特魅力，我不会因为自己弹琴，便要说弹不好，甚至大加鄙薄。毕竟现在学筝、听筝的比琴要多，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倘若就此无视琴的存在，当它已经退出江湖，要让第一统古典弦乐的天下，那我也要站起来捧琴大嚷，“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啊！”但愿将来人人都可听出琴与筝的区别，不再处处拿筝曲冒充琴音，如此，也堪视作国乐复兴的曙光了。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与李清照的《声声慢》

蔡西民

李清照的忧愁完全是个人的，而柴可夫斯基的悲伤已被公认是俄罗斯民族的悲伤。但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他们两人的悲痛之所以为世人铭记，那是因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心写自己的忧伤。柴六从悲伤起始到悲伤结束，用慢板乐章作为一首交响曲的结尾，这是第一次，这注定了这部与众不同和不朽。柴六的悲伤让我们感受到寒冬的原野上哀鸿遍野，如闻伏尔加河畔纤夫的哀号，悲伤的情绪一波高于一波，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把我们不断推向悲伤的更深渊，真是“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柴六从形式上与传统的交响曲是如此不同。而李清照的“声声慢”起首十四字，七对叠字也是千古奇作，看之赏心悦目，念之抑扬顿挫，品之悲从中来。

大同学院，包括大学和中学，是由以胡敦复先生为首的立达学社创办的。立达学社的社旨是“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以共同研究学术，编译书籍，兴办学校为宗旨。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大同学院。

我是在1939年考入大同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的。当时理学院有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工学院有土木、机械、电机三个系，此外还有商学院。理工两个学院六个系学生总共只有一百余人，一年级的国文、英语、微积分、物理、化学等5门课都是在同一班上，由最好的老师给我们讲课，如胡敦复先生就亲自教我们微积分。因此我和土木系的钱正英、黄辛白是同班同学。他们学习很出色，为人热情厚道，我很钦佩他们，也隐约知道他们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

“自立立人”，就是自己学会如何做人的道理，然后去教学生。“自达达人”就是自己学会如何做事做学问的广博知识、技能和方法，然后去教会学生如何做



卡帕多西亚峡谷（中国画）赵建平

我的家乡崇明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宝岛，四面环水，造就了它特有的风土人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育了一方风物。岛上有着许多丰富的物产，竹子、水杉、银杏……各类果树花木此消彼长，欣欣向荣。不过最多的要数芦苇，遍地都是，随处可见，尤其是海滩上，风吹芦动，有如波涛翻涌，怪不得人们把此景喻作芦苇，实在是恰如其分。

芦苇全身是宝。芦根，嫩甜爽口，营养丰富，称之为天然的中草药；芦叶用来包粽子，味道鲜美、清香；深秋初冬摘上一些芦花可以制作成枕芯，睡上去特别舒适，据说还可以治疗一些头疼脑热之类的小毛病呢。尤其是成熟后的芦苇，可用它编织成许多精

美别致的工艺品和生活用品，飒爽亮丽、美观实用。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走进田间地头，望着一簇簇水灵灵、毛茸茸的芦笋，嫩绿鲜活，分外精神，如花朵般灿烂，那满眼青翠，已演化出诗画般的意境，真是绝妙景致。敞开襟怀，深深吸一口苇塘洋溢的清香，宛若酌饮一杯米酒，早把心儿醉了。

芦苇荡的夏天是丰腴的，芦苇长到了一两米高，郁郁芊芊，葱葱茏茏，茂密丛生的芦苇成了青纱帐，许多水鸟叽叽喳喳地在那里安了家，并忙着生儿育女。于是，我和几个伙伴时常到芦苇深处找鸟蛋，当一只只大小不一，有灰色的、白色的，还有带有斑点的鸟蛋成为战利品时，芦苇荡边洒下了一串串我们童年的欢声笑语。

深秋时节，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来到崇明东滩湿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领略那一片连绵浩瀚的芦苇。芦叶泛着枯黄，随风摇曳，那些在水畔觅食的水鸟们，正向苇丛这边踱着优雅的步伐。芦花似雪，闪着光芒，蔚为奇观，微风一吹，好像无数潇洒的微型仙鹤，在空中轻飘飞扬。不知蓝天是它的底色，还是芦花是它的底蕴，在蓝天与芦花之间，造物主造出这个精美绝伦的银色童话世界，犹如进入唐代诗人岑参憧憬的境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更妙的是，

花舞生风，传来阵阵清香，令人心旷神怡。摆脱了城市喧嚣的你，此刻会绝世出尘，仿佛置身世外桃源，烦恼全无，留下的只是惬意和畅想。

然而，在我童年时代，崇明岛经济十分落后，家乡人把芦苇当作宝，芦秆用来压顶帘子，或做成芦席、簸箕等家什。芦花编织成芦花靴，也称“芦花蒲鞋”，穿在脚上十分暖和，纵然数九寒天滴水滴冻，双脚依然不觉冷。岛上的百姓盖不起砖瓦房，只能就地取材，把芦苇当作盖房的材料，做成的“芦笆”，俗称“推笆”，替代木材或砖瓦。一到秋末冬初，人们就忙着割下芦苇



林静无声呼风云

苏剑秋

认识赵建平就知道他应该是个画画的人。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纯属偶然，那年我同建平兄同赴东欧短暂旅行，在机场集合的瞬间，彼此均感对眼，共同对绘画艺术的爱好一下把两人从不相知拉到像久别重逢的老友相熟度。那个旅行团大部分由画家组成，也就那次出行，一路看了建平兄写生作画，真的很有才智。

赵建平早年办过企业，可绘画艺术始终伴随左右，哪怕是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下，也未言放弃。我讲，这是艺术有股神奇的力量在支撑着。他画山水，明确自己胸中烟云走势；他画人物，知道刻划神韵是要有内在涵养；他画花鸟，更是以能够与自然交响共鸣为追求。在他的“大风堂”中，我细心赏读着他的作品，一大本山水册页，张张精到，烟云供养峰峦叠嶂，层层云雾秋林点点。看得出是花费一番苦功之作，他喜欢陆俨少大师作品的精神，又师造化拜自然为师，精气神到位，其实画山水就应该这样画。

绘画艺术本该是纯朴的，建平兄这些年来似乎悟出真谛，就是出去多走走看看。我想起在奥地利，他被多瑙河沿岸秀丽风光所吸引，中世纪遗留璀璨文化，加之旖旎人文景观，他如饥似渴写生速写，记录心情，游走在浓郁文化氛围中自得其乐。好几次忘了上车时间，团友戏称他是“刻苦大师”。在维也纳国立美术馆、卢浮宫、奥赛博物馆，他认真仔细观摩大师的作品，常常看到他的身影。这不，是一阵子，赵建平同画友前往土耳其采风。不光是饱览欧亚大陆的爱琴海风光，更是带回了一批写生作品展示。《印象——蓝眼睛土耳其采风美术作品展》在上中画廊隆重揭幕，建平兄也有作品参展，取得不同凡响的效果。

赵建平平时谦虚地称自己是“票友”。其实画画这件事，又何谈票友和专业之分。他是怀揣着虔诚的心来对待画，因为艺术太有诱惑力了。

《卡帕多西亚峡谷》是赵建平的得意之作，在原写生稿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静谧梦寐的烘染把画面效果推向极致。最为简单的情韵，是画画的人，画好了画出来了，就开心了，其实就那么简单。



用些稻草，翻盖起房屋。这样的芦苇草房，每逢遇上刮风下雨时，透风、漏雨是家常便饭。即使芦苇草房年年盖年年换，新芦年年年年年年割，年年总是接不上新茬。尽管如此，芦苇仍是贫苦人珍贵的底护，这种草房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如今，经济发展了，家乡早已旧貌换新颜，乡亲们盖房再也不用芦苇了，崇明岛上人家盖起了钢筋混凝土的小楼房。但是，家乡人民依然钟爱芦苇，把它当作一种特有的自然资源加以重点保护，让它成为鸟类栖息的乐园，使它成为旅游观赏的景点和生态建设的重要资源，依然焕发着它那青春的活力。

育家、北京大学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人类在生物中无角无爪，很是柔弱，而能发达者，全在彼此互助。只顾一人，是断不能生存的。彼此要人家帮助，同时也需要帮助人家。这样大家互助，世界上的事情才弄得好好。”爱因斯坦也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提到：“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也是中华腾飞的世纪。知识经济的灵魂在于创新。勤奋学习积累深厚的基础，加上追根到底万事必问为什么的好奇心，就是创新的源泉。前者是学，后者是问。学而不问则殆，问而不学则罔。学而问，问而思，思而行，行而果，这就是创新。所以创新就是做学问，认真做学问，自然能创新。这是我学习工作60年的体会。

（作者为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明日请看一位院士当初如何学英语。

十日谈

大同百年

自立立人 自达达人

徐光宪

生作报告，几十年来，我们就互有来往，我很感谢她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同学。

于光远是很敬佩的学长，他比我高几班，在大同无缘相识。但他后来主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我也参加了，受到许多教益。

后来我因为住在当时法租界的一个煤球厂里，而大同在英租界，所以改考入借法租界震旦大学上课的交通大学。大同和交大的学风相似，我平稳度过了转学适应期。

人是有知识的社会动物，我国伟大的教